

全国漢文教育学会発表

王畿の『大学』解釈について

三沢三知夫

1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二、「年譜」）

2 来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読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顔始悉其説、区区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説、豈出於希顔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学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四、答天宇書 正徳9年 四十三歳）

3 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実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体、是之謂止至善。（『大学古本旁釈』学山本「大学古本序」正徳13年 四十七歳）

4 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発、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如意用于事親、即事親之事。格之、必尽夫天理、則吾事親之良知、無私欲之間、而得以致其極、良知矣、知致則意無所欺而可誠矣。意誠、則心無所放而正矣。（『大学古本旁釈』学山本）

5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虚靈明覺之良知応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実以文徳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尽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帰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為訓矣。（『伝習録』中、「答顧東橋書」五十四歳）

6 吾心良知既不能扩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着実好了、惡雖知惡、不能着実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实事上格、如意在于為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為、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為、去惡固是格不正以帰於正、為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帰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発、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実下手处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為堯舜、正在此也。（『伝習録』下 五十歳以後）

7 問格物以致其良知謂之学。此知行合一之訓也。（『稽山承語』）

8 知之体本虚、而万物皆備、物是良知凝集融結出來的、格物是致知之實、合內外之道也。致知不在格物、便是著空。（『全集』卷十、「答羅念庵」（二））

9 心之謂敬、敬即誠也。大學之要、在於誠意、則不必言敬而敬在其中矣。若曰「敬以正位」、不幾於贅乎。蓋其既以格物窮理為致知、則於身心若無干涉、故不得不以敬為聖學之始終、而不知其說之非耳。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言修身、則格致誠正舉之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正所以發格物致知之義、實未嘗亡而有待於補也。（『全集』卷八、「大學首章解義」）

10 大學先知後行、中庸之存養省察。晦翁以格致誠正分知行為先後、先師則以大學之要惟在誠意、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知行一也。（『全集』卷二、「書婺源同志會約」）

11 且執事平好惡以宜民、以政為學、不事空談口說、乃聖門致知格物之宗旨。蓋天下是非不出好惡、良知者、好惡之機、是非之則也、隨事隨物致此良知、即是格物、實落致此良知而無所期必、即是誠意正心。所謂一貫之精義、與後世分知行為兩事、以窮至事物之理為格物者、不但毫釐千里、此古今學術同異之弁也。（『全集』卷十一、「與鄧仰蓮」）

12 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大學問」）

13 知=良知、行=致良知 馮有蘭『中國哲學史』下冊第二篇第十四章（2000·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4 致知云者、非若擴充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爾。致者至也、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也。然欲致其知、非影響無實之謂、是必有其事矣。物者事也、良知之感應、謂之物、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謂天則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故曰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內外之道也。（『全集』卷八、「大學首章解義」）

15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善與惡對相待之義、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至善者、心之本体也。性有所感、善惡始分、本体之知、未嘗不知也。致其本体之知、去惡而為善、是謂格物。知者寂之體、物者感之用、意者寂感所乘之機也。毋自欺者、不自欺其良知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良知誠切、無所作偽也。真致良知、則其心常不足、無有自滿之意。故曰此之謂自慊。纔有作偽、其心便滿反而傲。不誠、則無物矣。知行有本体、有功夫、良知良能是知行

本体。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指功夫而言也。人知未嘗復行為難、不知未嘗不知為尤難。顏子心如明鏡止水、纖塵微波、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待遠而後復、所謂庶幾也。若以未嘗不知為良／知、未嘗復行為致良知、以知為本体、行為功夫、依旧是先後之見、非合一本旨矣。「不思善、不思惡」、良知知是知非而善惡自弁、是謂本來面目、有何善惡可思得。非鶻突無可下手之處也。妄念所發、認為良知、正是不曾致得良知。誠致良知、所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此端本澄源之學、孔門之精蘊也。（『全集』卷五、「與陽和張子問答」）

16 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個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体、有工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即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個知己自盡了。（『全集』卷七、「華陽明倫堂會語」）

17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傳習錄』中、「答歐陽崇一」五十五歲）

18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路。（『傳習錄』下 五十歲以後）

19 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偽、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知之、知之未嘗復行」為証、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浚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傳習錄』下 五十歲以後）

20 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大學問」）

21 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

(『全集』卷一、「天泉証道紀」)

22 文公分致知格物為先知、誠意正心為後行、故有遊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源、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於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即是敬、……………(『全集』卷十、「答吳悟齋」(二))

23 自誠意以至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好惡之實、是非盡之矣。是非之則、致知盡之矣。(『全集』卷八、「大學首章解義」)

24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伝習録』下 五十歳以後)

25 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本無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真是真非。(『全集』卷七、龍南山居會語)

26 蓋好惡是非、原是本心自然之用、惟作好惡、任是非、始失其本心。所謂忘者、非是無記頑空、率其明覺之自然、隨物隨應、一毫無所作、無所任、是謂忘無可忘。在知道者默而識之。(『全集』卷一、「三山麗沢録」)

27 さらに理解を困難にするのは、致良知を第一義としながら、他方で誠意を第一義と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伝習録』巻中、答人論学書)。これは、良知の分相に対応して提示された八条目の位相の限りでは誠意が第一義であることをいう。致良知以後も、前期の誠意説の構造そのものは継承されたのである。ただ、統一主体をあらわす措辞として、心に替えて良知を発見し、この主体を確立發揮する工夫論として提示された致良知が八条目を包摂する工夫であるから、とりわけ致良知が第一義とされたのである。(吉田公平『陸象山と王陽明』(1990・研文出版)、Ⅲ王陽明 四誠意説)

28 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尽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説。(『伝習録』中、「答羅整庵少宰書」四十九歳)